

牀之辯

沈盧旭

上海電視大學南匯分校

李白的《靜夜思》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中的「牀」字作何解釋，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今天，爭鳴文章見諸多種語文刊物：1984年11月號《語文月刊》載文《「牀」字小議》，把「牀」解釋為凳。理由是，辭書中「牀」有「坐具」這個解釋，認為從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兩句看，如果詩人睡在牀上，那是不容易做出舉頭、低頭的動作來的；詩人既然可以擡頭、低頭，那麼當時應該是坐著。1994年2月號《語文學習》載文《「牀前明月光」中的「牀」究竟為何物》，認為「牀……是一種坐具」，根據也是辭書。著文者認為「它是漢以後從西域傳入的，俗稱『胡牀』」，說「這種胡牀在元朝時已廣泛使用，到唐這樣一個大融合的歷史時期，必然使用更普遍」。1997年1月號《人文雜誌》載文《「牀前明月光」新解》，認為「牀」應理解為「井上圍欄」。理由是辭書中「牀」有「井欄」這個義項。認為「若將『牀』理解為眠牀，則『舉頭』難以望月，『低頭』難以見霜；若將『牀』理解為凳，則夜坐凳上呆想，實在太煞風景」；認為「夜闌人靜，萬籟俱寂，月華灑地，皎潔一片，客居異地的詩人手扶井欄，觸『井』生情，舉頭望月，低首沉吟，縷縷思鄉之緒油然而生，的確別有一番深情」。認為「如此理解，順理成章」。持類似觀點的還有1997年1期的《語文知識》載文《「牀」的解析》，認為「以詩中之『牀』為『寢牀之牀』」「實為大錯」，「作者若是躺在牀上，如何先見地上月光？」「『擡頭』、『低頭』又何從說起？」認為此牀應解作「井牀」，根據也是辭書。又說「井牀」俗稱「轆轤牀」，為繫轆斗汲水之具。至今，魯北冀南一帶的農村尚有「轆轤牀」、「餡餡牀」、「軋棉花牀」之稱謂。——各家觀點，均引了辭書上的一種詮釋和例舉了古代詩文為證。辭中上對「牀」的詮釋中有三種可供選擇：卧具、坐具、井欄，因此把《靜夜思》中的「牀」理解成三種中的任何一種都能在辭書的詮釋中找到依據，也都能找到古詩文的例子作為佐證。問題是：持「坐具」和「井欄」這兩種解釋的著文者，幾乎都認為《靜夜思》中的「牀」若作卧具解，主人公必然是躺在牀上，如此「舉頭」、「低頭」就困難，就說不通。由此斷言把「牀」解釋為卧具是錯誤的。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就可商榷。

筆者認為「舉頭」、「低頭」的動作跟「牀」是卧具，還是坐具，還是井欄(或井牀)無關係。

「牀」作為卧具解，並不意味著詩人此時此刻一定是睡在牀上。詩講究凝煉，一般

無需有情節過程或動作的連貫性，許多內容作必要的省略，在時空上作跳躍處理（如杜甫詩：「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」時空作大的跳躍；最後一句，若機械理解，「門」「泊」「船」就說不通，「船」必「泊」於江河，因此此句事實上的意思必然是「門」「前面的大江中」「泊」著「萬里船」，由於詩句需高度凝煉濃縮，就把「前面的大江中」省略掉了）。而留給讀者去想像、補充、回味。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這首詩寫的是主人公就寢前望月思鄉的情景，作為卧具的「牀」上，此時此刻並未躺著主人公，主人公可以是在屋內踱步，也可以是在屋內站著，也可以是在凳上坐著，或在躺椅上半躺著，等等。主人公只是看到灑在牀前地面上如霜似銀的明月光，不由舉首仰望窗外皎月，或者步出居室，擡頭望月，觸景生情，低頭思念故鄉，無限惆悵。即如我們想像主人公是睡在牀上，也可能他夜不成眠，又起身步出居室，於是有「舉頭」、「低頭」的舉動和相應的心理活動。總之，在我們想像的這幾種情境中，「牀」作為卧具，只是表明月光所照的位置，與主人公是否一定睡在牀上無必然關係，與「舉頭」、「低頭」也無矛盾。筆者的觀點跟以上著文者的觀點相左之處，並不在爭「牀」字究竟作「卧具」解，還是作「坐具」或作「井欄」解正確，而是主人公的形象在詩中並不是靜止不動的。他可以在居室內，又可以步出居室，這些過程化的動作，在詩中已作省略。我們不能機械地見到「牀」，就推定主人公是睡在牀上，而且靜止得不能再有所行動。

前面已說過，由於「牀」字有三種解釋可供選擇，因此選三種解釋中任何一種都能成立。但三者比較，筆者傾向於把「牀」作卧具解好。試想：本來月光普照大地萬物，作者獨選卧牀前的月光詠嘆，意味著主人公客居他鄉，功名無成，窮困潦倒，居室簡陋，僅一卧牀為主要家具（居室可無凳，但總不可無卧鋪之牀）。如此，就營造了一個特殊的淒涼氛圍。所以用「牀」實在是詩情所需，非他字或他種解釋能取勝者也。